



91714

91714

水石緣卷之四

第十六段

蓮峰金谷試冰心

盈盈共窓論詩話

數日後夜月正圓采蘋曰今早入園見茶蘆盡放花事
將闌姊、可還到園中走、盈、本自有心聞言甚喜
即牽采蘋出園采蘋行到門外忽轉入曰我忘了一件

水石緣

卷之四

事兒姊、先行盈、先到竹外石生獨立齋前瞥然望
見即向前曰是耶非耶盈、頷笑生曰粧台咫尺渺若
山河何幸桂宮復現月姊盈、曰子雲在望來作問奇
人耳生曰蒼苔露重恐侵羅襪且喜書幃寂靜試剪燭
一叙何如盈、回頷采蘋不至乃曰妾心終愛月娟、
非君詩耶二人並倚欄杆生曰不才自得隨流詩句寢
興在念只道萍踪浪跡無緣一觀芳容不意連宵得親
眉黛盈、曰隨流一葉本出無心實覺戲事何足掛齒

稽山

李春榮

芳晉氏

編輯

章

雲間慕空子鑒訂

聞君欲往西秦迷舟之事好生奇異生曰三復題紅
含幽怨是天遣不才來與吾姊消遣春愁耳盈、低頭
生因挑之曰不聞有女懷春吉士誘之不才雖非吉士
姊、寧不許以感悅驚麗盈、聞言且慚耳愠謂生曰
屬垣有耳先生胡不自重妾自謂生居窮谷未獲一見
風人故不避晚風扣齋相訪意在與君評論章句商確
詩話蕩心之語非所樂聞石生羞愧起謝時采蘋悄、
立花陰竊聽分明喘嗽入園曰好一陣晚香姊、許
水石緣

卷之四

二

久不到花前玩賞這花都開到九分九了生曰僭居金
谷有辜姊、賞心采蘋曰這話倒也不錯這所在姊、
那一晚不憑欄待月那一日不投餌觀魚自石相公到
此花吾花鳥吾鳥刻劃我玳玳蕩搖我紅索若非姊、
親舉玉趾只一片花稍月色怎得相親生曰主人情重
久假不歸于欲興問罪之師願割還竹外一帶以請和
盈、曰便平分了這香國如何采蘋曰若欲行成還須
鼎足生曰與其瓜分毋寧合璧漫與風月一家卧榻之

側由柳窠睡盈盈含笑即携采蘋入去采蘋在背後對
着石生向粉腮上羞了一羞隨之而入生自思我先見
其才只愁他外貌有虧既見其貌慮他中情不定誰知
色態無雙却又持身貞潔欲尋佳偶舍此何求只是聊
蠟凡詩內合浦二字茫無下落難道合浦地面還有箇
與他擷華鬪麗的不成縱使再有其人我也只是專心致
志不他求了次晚盈盈復題一絕封好令采蘋持送采蘋啟
戶暗中忽見石生驚曰你這人豈了怎恁黑黑的站在

水石緣

卷之四

三

這裡嚇人一跳竟勞你司起鬧來生曰愛慕之誠馬也
要秣何況司閻采蘋行出山子之外將簡遞與生曰好
喜也裡面不知什友佳音想是又要來望你哩生曰來
時不過立談風月有何可喜采蘋曰前日求見不能今
便說此不情之話這就可以規你肺腸生笑曰既見之
私甚于未見前言戲之耳遂于月下拆看詩云

高風動素襟清夜步花陰不是王孫女休彈司馬琴
采蘋曰簡何所言生曰你前日說我看個十分飽眼愈

飽腹愈飢若見了這簡兒豈不餓死采蘋見詩曰前晚
那琵琶我也曾聽見原對他彈錯了生戲曰今晚對你
彈一彈如何采蘋曰我這兩耳但聞琵琶便聾海獸鑼
也不聽見生曰我的琴別有弄法聾耳過着一弄便通
采蘋曰便宜少討些生曰善戲謔不為虐采蘋見齋中
燈火熒々謂生曰寂寥書院照着一點孤燈這淒涼也
虧你受石生雙手捧其腮曰此菩薩慈悲語何幸向朱
唇迸出我正要立一紙借約帶這園內鶯花做個風流

水石錄

卷之四

四

中見向盈娘借你到書房作伴俟我臨行奉璧采蘋
之曰醉哩夢哩醒忪些再講生曰此亦細事料盈娘必
不見吝采蘋曰天還有眼生你做箇男子若是箇女兒
怎了怎了生曰我若有一日化了女子得如你的面龐
必以普愛爲心定要度盡天下美男子采蘋掩住隻耳
曰汚耳汚耳生笑曰我又不曾彈琴怎就粧聾了不
要假惺惺同我到房中去還要煩你帶一回簡采蘋曰
今後我一人是斷不到你房中了生曰好沒有見識西

廂云綠莎茵鋪着綉榻莊丹台緊靠着湖山石邊其人
其事只在眼前怎獨怕到房內采蘋回身曰離了你的
孽眼如何生拽住曰離了我的眼離不了我的心走也
無益采蘋曰不要胡纏我有句知心話兒對你說你來
時我院君見了千歡萬喜欲將姊姊許配與你這幾時
不聞提起想為從中少了冰人撮合果若此事得諧何
慮妾非君有恁的不解求鳳只要與鶯兒作對生曰聽
汝衷曲好難消受只是方寸中如圍城待救若必待捺

水石綠

卷之四

五

兵教士方纔入援亡無日矣采蘋笑曰十指染黃連且
替我苦手借作手我來及了怕姊姊怪遲要寄回簡快
去寫來我在窗外等你石生進房采蘋隔窗曰你若欲
圖後會復簡還須謝過他是封好了來的你也封了帶
去生曰言甚有理即和一絕于原詩之後緘好出對采
蘋采蘋持回盈盈展見所和詩云

細語觸幽襟羞借月陰相如雖病渴不敢復彈琴
看畢知其愧悔私心自喜越數夕生復投詩約會是夜

月出甚遲石性坐待久之開展棋枰於燈下布局采蘋
提茶爐進房曰香車到了快些迎接石生出戶遂邀盈
盈入齋盈盈見棋曰好一局斜飛格生曰候久不至學
個閒敲棋子落燈花二人坐下生曰余談此坐相待久
矣只是荒齋塵坐有藜紅粒采蘋曰不要過謙不是相
公貴宅生曰姊々今宵枉顧乃主中賓我便是賓中主
了盈々曰蜗居淹屈妾心正自抱慚生曰自顧塵凡假
仙人之館復得接仙子之言何異向丹臺石室與麻姑
水石緣

卷之四

飛瓊共談世外盈盈曰仙居寧邇赤城曾否採藥一渡
石橋生曰欲訪仙踪寸心徒切今幸深入花源庶幾不
羨劉阮盈盈曰妾覽劉阮遇仙事深為慨嘆彌月之遊
歸歷數世退無所依進不復遇何仙家之無情二子之
不幸生曰採藥竒遇古今誰不欣羨今被姊姊道破使
人失驚采蘋曰山中七日世上千年石相公到此幾時
了怎不動家鄉之念生笑曰正在迷時何忍即醒俄而
茶熟二人品茶采蘋收拾几上棋枰將子勻散曰待我

破了這一局生按棋枰向盈曰手談定然
賜教盈辭曰雖畧知布子非橘中之叟

盈許之采蘋曰掩上了門做箇閑人

高三着采蘋曰我不管論成論敗

袖着手靜觀鷓鴣蚌盈側目視之

看打鴛鴦結采蘋曰姊的棋是

評對奕石生故落數子局終采蘋

便批平虧殺姊中心有眼石

水石緣

卷之四

生曰姊棋妙于琴詩奇於字想來畫學也應入

曰自執筆學書便亦旁及花鳥偶然尺紙自以

未能登管夫人之堂與耳采蘋曰石相公何由知

善琴生曰初入名園焦尾之音早有好風吹送至今猶

鏗然在耳二人始悟彈琴之夕被生聽見盈向生曰

竹筍定多佳句何不使盡觀鴻秘生出遊草一帙盈

覽畢復索生又出舊作數十篇盈誦了曰漱楚屢仿

佛離騷莊整屢直登雅頌君才殆天授非人力也生曰

經品題賦味化為良玉矣盈、曰題中所稱松雲竟
誰生曰契兄松月波雲籠碧二友皆吟壇飛將生平唱
和頗多帙中偶然錄此數則盈、曰題味一節本屬文
人快舉或逢一境或遇一事夫機觸露于外吟情感
于中捉筆如明珠走盤駿馬下坡豈非第一快心之事
若待辛苦構思絕有驚人之句妾所不取昔孟浩然
眉盡落裴佑袖手欲穿王摩詰至走入醯甕千古傳
苦吟想見其拈毫寧有樂境生聆其詞滌滌悅耳且十

水石錄

卷之四

其語氣始信采蘋稱其評論古今賞心甚寡之語不
因曰古人七步成詩三年作賦遲速固有不同若使
頌子夜香限銅爐則孫綽必在門牆之外矣盈、低
含笑既而又曰前人評詩謂郊寒島瘦元輕白俗妾
不然微之不乏端凝之句郊島亦多富麗之章三子不
具論獨為樂天一俗字叫屈歷數其詩如趁涼風竹
引睡卧觀書如松影過窓眠始覺竹風吹面醉初醒如
濤敲夜入伍胥廟柳色春藏蘇小家如日晚愛行深竹

裏月明多上小橋頭如葑爐有火丹應伏雲確無心水
自春如松雨飄藤帽江風透葛衣如晚坐松簷下宵眠
竹閣間如紅袖織綾誇柿帶青旗沽酒趁梨花如無人
驚處野禽下新睡覺時幽草香此等妙句美不勝收皆
風華掩映激齒鏗鏘何一是其俗處石生拍案叫絕曰
歷、數來如黃鶯三十二轉一轉一快心千古覆盆今
晚得照香山有靈當為吾姊下拜何物楊汝士漫作醉
言敢稱壓倒采蘋旁立驚曰石相公輕言此說得高興
水石緣

卷之四

九

竟忘其所了二人失笑采蘋出戶觀月看時已參橫
斗轉進謂盈盈曰河欵落月已西再一會鬼那蝦蟆更
就要催動了哩盈盈曰日漸長夜愈促了生曰千金一
刻細語喁喁便聽他打箇六更亦復何礙采蘋曰石相
公只知留容却也寡人生曰寒夜客來茶當酒盈盈曰
何如良夜省陪茶采蘋曰我們是陪了茶來講話的生
曰這纔是玉中有寶、中有玉盈盈起別采蘋提茶爐
一同出齋生送至竹邊曰今後望姊姊源源而來采蘋

曰只要石相公不洩

水石錄

卷之四



水石緣卷之四

第十七段

竊詩畫石岫披懷

會巫陽采蘋送雨

次日散人到齋曰這幾天僕因薄冗不得來陪話先生又納悶了生曰芳園花鳥儘足怡人倒也不覺岑寂散人見案上水經已輯就了一半喜曰先生文機之速真如河決下流敬服敬服生曰勉力應命來有不貽笑高明但箇裏源頭還祈指示散人曰吾族自天一肇生地

水石緣

卷之四

六相成開基于址方居坎位為五行之首堯時支流充滿靡有定向遂泛濫中國與民爭居迨夏后氏九河既導三江底定然後各循故道知所朝宗迄今數千年千支萬派流行宇內經絡苞苴于日月出沒之鄉或浪汲三千或波迴九曲或溟濔而渺沔或汗汗而涸涸或上通星紀貴近天潢或下運洪濬力移地軸或泉飛如雨屑或瀑掛如雲奔或以倒峽見竒或以停淵得趣或敷而為惠澤或挹而為甘霖或挾蛟龍以同居或產珠璣而

照冊或出圖而出書或限南而限北溯流雖異窮源則
同要皆遇坎必止盈科後行而以清潔自好喜下為性
者也生曰昔郭璞咏江木華賦海管子贊以具才老氏
稱為上善翁家世之盛嘖々人口但不知梵書所稱入
功德者何屬散人曰一清二冷三香四柔五甘六淨七
不噎八除病也此既流入沙門譜中姑存其名不必分
其支系矣又有蓬萊一派其性至弱崑崙一派其形甚
黑獨有蕩泉一派性溫和歷寒暑不變字內不過數支

水石錄

卷之四

七

昔蘇子瞻曾遍與之遊獨與在驪山者稱善生又問曰
彭蠡洞連三湘七澤皆楚產也翁傳自何派散人曰僕
家世居合浦中特流寓耳石生忽聞合浦二字暗自
驚喜因問翁自何年溯洄至此散人曰徙居此地忽忽
數十載念及先人廬墓屢動歸心無奈這客居溪山深
入寤寐眼見得鬢毛如雪不知何日是歸年也少頃散
人去生拍掌大喜原來合浦是仁故里盈盈不是我
更是誰的水翁水翁快婿已在你眼前須早把你這一

顯愛珠文與我掌世再玩蠟丸之詩益信神僧之幻自
後每當月明人靜盈盈即携采蘋到園非與生倚欄共
話即剪燭獻詩石生款出朗碑所贈之詩屢恨無因款
言又止韶光迅速破頭少女早吹送二十四番花信薰
風拂拂又逢荷淨納涼之時矣一日新雨後散步登山
采蘋入園行到齋前見生不在悄然入室披其帷幙按
其衾枕神情蕩漾不能自持忽自己啐了一聲笑道平
時云意最拿淨定今日何故至此復啟其匣得生與梅

石生

卷之四

柳唱和詩並雲雁綉幘二圖驀然驚復欣然喜急持歸
與盈盈曰石生不在被我竊了他匣中古董回來盈盈
展見綉幘圖訝曰這圖怎生落在他手采蘋想曰是了
老相公說他在家曾遇見寺中和尚這不是和尚贈他
的么盈盈復展雁圖細看十分稱賞又見題軸三詩雖
知為贈別之作却不甚分明及閱梅柳辭樓之句始知
為平康女子暗思天下才女原來不少覺平日襟懷深
自貶損遂將詩與二圖密藏不露石生並不知覺一夜

盈盈晚浴新浴衣輕綃走細縠持白團扇與采蘋入園
時新月一痕荷香馥郁螢火高低款步欄邊意極閒造
石生從山寺回來見之曰遺纒入寺聽誦觀音經回來
復覩莊嚴妙相此身又如泛南海入普陀矣采蘋曰眼
前少個童子生曰吾蒙普渡情願皈依盈盈笑曰只恐
洗不盡凡心又要去尋梅問柳生忽驚疑采蘋連即渾
以他詞曰這幾日山房如火揮汗如雨等不到夜涼一
閃青眼方言時有風颯然而至生曰美哉此風當與姊
姊共之采蘋曰此石相公之雄風耳盈盈又曰與君共
者多矣君不曾幾度登樓笑晚風耶生異曰圖中秘句
何由得洩者見采蘋含笑指之曰是矣是矣我知之矣
采蘋含笑遂逃避去盈盈問二女之事若何為妾言之
生將初遇二女并二女出樓之事委曲詳盡一一備陳
盈盈曰松雲義君之情梅柳之志可稱三絕今二女何
在生曰一室淒清尚同居敝里盈盈曰妾見古今所載
章臺兒女能謝絕脂粉非因色衰則以勢逼二女能退

步于急流迴章于初日誠今昔所難又問先生綉頰圖
從何而得生曰以圖來歷甚奇去冬故園偶遇朗潭
尚將此圖贈我這和尚相見之言戲頭露尾甚沒分曉
又贈我蠟丸詩一枚中藏詩句奇幻難解誰料今春辭
家以來詩中之句屢有驗盈盈曰詩何所言又何所
驗生曰不才填膺裏曲吞之不能吐之不敢屢敬少宜
又恐姊妹生嗔隱而不發盈盈回顧不見采蘋乃曰先
生有何言語但說不妨生曰我曾將和尚相見之言一

緣

卷之四

五

一記錄與蠟丸詩句帶在身旁今晚幸逢姊妹問及何
敢再隱遂取出付盈盈曰箇中機發請細叅詳盈盈先
看所錄之言笑曰這是他的悉喇蘇嚙真不可解繼觀
詩句見江帆悞張溪鴛同浴之句驚曰老閣黎好先見
也及觀至先盟合浦人如玉止不任紅沁蓮腮默無
語生曰不才虛生十九年自嘆良緣難遇寧甘虛度青
春既得神僧詩句私憶婚姻必落外郡故借入秦之槩
遍訪佳人今幸於群山萬壑之中邂逅姊妹千里牽絲

百年訂約全仗此詩為冰上人月中老也盈盈含羞無
語生曰自接芳容私矜奇過然尚疑合浦二字茫無下
落前聞翁丈之言始識為姊姊故里益信良緣果由天
定盈盈看畢詩句仍付石生采蘋潛踪聽其語畢復來
前遂捧之而去次日采蘋伺散人午睡未起故入園
生剛行至竹邊聞聲避入林中采蘋不覺望見房門不
掩微喘嗽不聞答應來到門首張看不見石生復入
齋頭翻閱石生突然入室曰寶物被劫正苦難追今日
開闔延敵果然墮我術中采蘋曰這樣寶物你帶到海
龍王家裡來若是要還改日奉璧請開讓我去生阻
曰孤軍入險尚想全旅而還采蘋曰仁義之師不聞阻
隘快些放路生堅持之采蘋正在被窘忽聞散人喘嗽
二人慌張無計采蘋失色曰你這冤孽如今怎了生將
采蘋推入帳中以金釵覆之散人入齋與生坐談曰夜來
雷雨初晴今日炎蒸少退貴處亦似以盛熱否生曰荆
吳相接大約寒暑畧同散人曰此時百不敢為祇堪散

髮槐柳間拆荷筒飲花露耳石生心慌胆怯語若不聞
散人頽床曰為何這帳子不掛一掛起生忙應曰苦于
驅蚊不淨故尔垂着的散人又曰適讀史見漢高平城
之圍白登之困險落重瞳之手深嘆創業艱難生曰非
子房計出六奇漢之天下正未可定散人笑曰先生悞
矣出六奇者陳丞相也生亦啞然曰適承鄉梓之問頓
覺客心撩亂散人立起身曰先生不要繁愁明日僕當
掉小舟與先生尋岩間也

卷之四

房中踏來踏去驚得石生汗流兩注采綠送茶入齋散人
復坐下飲茶取水經番閱一回謂生曰天氣炎熱且宜
暫停筆墨生曰謹領教啜茗畢采綠出房散人亦起身
出門石生同出齋前伺其已出圍門掩戶急入齋內曰
閒殺我懷中鷄也采蘋悶得臉若塗脂單衣透汗汗流
起曰險些不嚇殺了人笑生曰好個子房六出奇計生
曰這老兒好不惹厭我心中亂作一團那裡有心答應
采蘋歎下榻生抱持之采蘋曰行不得也奇生曰情

如渴鹿今番斷、不能再釋了。采蘋口內無言，芳心如醉，生為解去。薄羅乳擁，雙蓮肌呈白雪，兩情奔悅，飄飄然細雨輕雲，遂同赴巫陽之會。歡娛之際，采蘋星眼也斜，斂眉撮口，嬌聲呢呢。石生輕憐漫惜，曲盡綢繆，歡畢二人起坐，系上采蘋取衣披好，雙手障面，不勝羞慚。生復接入懷中，曰：「豈惹香含牡丹春，滿真愛殺人也。」采蘋曰：「祇屈你做禿頭奴子。」生笑曰：「得卿如願，何惜自髡？」二人相持出帳，采蘋扣了衣領，低頭看裙，子石生出一

水石緣

卷之四

七

小鏡采蘋對鏡，將簪按一按，側過臉來，整一整髮，又坐下來。堯鞋生曰：「好一對蓮花瓣，擎在掌中，還有餘地。」采蘋目生笑曰：「甚么意思？我好沒主意上了你的當。生亦含慚。采蘋曰：「你說心中如圍城待救，今日却解了這圍了。昨晚聽得你對姊妹已通積素，姊妹四房長吁短嘆，睡夢呻吟，似被君感，你須留心。如偶早定絲羅使妾亦得長相，俛傍生聞言，深喜臨去。生曰：「適絕險阻，如今好甚容整旅了。」采蘋曰：「我本背着姊妹出師，不料全旅而

來破軍而返生今笑啟戶出之次日散人命舟賁筆珠
茶灶拈花陪生出遊歷深岩絕壁起步陰森迴渡
激湍遍訪幽深盡日而返生出門後采蘋隨盈、出園
遂入齋內盈、見案頭小鏡上書云如何臨皓月不見
月中人暗笑一種痴情即此可見采蘋曰這鏡子照着
人越覺好看些盈、曰今日看你眉開眼笑與往日不
同采蘋曰那日不開何時不笑姊姊心事忙不曾看見
乃取石生之衣服之曰姊、我與石生孰美盈、曰你
水石緣

卷之四

九

鍾美只是司空見慣穿了這衣服便另有雅人韻致采
蘋曰這等說匪我之為美美人之衣正在諧笑見清氏
入園采蘋曰院君來了忙將衣服脫下清氏進房曰自
這生到家幾個月不曾進園池裏荷花正開得熱鬧虧
他今日不在也好讓你們出來看、二女相顧胡盧清
氏叫采蘋把花瓶拿去換了水摘一朶菡萏揀上擺在
房中着、采蘋初破瓜行走自覺礙步攜瓶下階和身
那轉清氏曰這是甚麼走相采蘋駭也不響折花進房

盈盈曰怎玄單摘一朵花再去采片小荷葉來襯、采
蘋怕在清氏面前行走扶着荷背曰荷葉有甚玄好看
不采罷了清氏指對聯曰這想是他罵的你着、這字
好不好盈、曰我那裡曉得清氏曰這後生才學又高
相貌又好我初意要把你許他只因吳頭楚尾離得路
遠眼面前只有你一人你爹、鬚髮如霜我也耳目昏
聵若把你送在幾千里外零丁二老再靠着誰、你爹
、為你婚事屢欲回家還是在一塊土上尋個女婿時
水石緣

卷之四

二十

朝月旦一對兒長在眼前也可慰桑榆暮景盈、聽說
一時若萬炬煎心低徊歎絕采蘋在旁驚得俏魂欲斷
清氏又曰他說要到關中探親到這裡幾個月了竟不
動身倒也像個四海為家的說要等和尚回來見、纔
去那和尚雲遊四海知他幾時纔回聞他家中還有老
母怎玄不怕懸念等過了這盛伏還澳推他去的纔是
盈、回房益添恹攏

水石緣卷之四

第十八段

石母得書驚問卜

松濤訪友遠辭家

秦中顯宦聞山公有女莫不欲為聯姻公見統縉子弟類皆狂蕩暴疾淫佚驕奢欲求博雅之士百不得一故每念及石生到軍數月即以書招生盼至次年春盡夏初並不見到謂翠微曰石家表弟不來事不諧矣翠微不應私語養娘曰石家兒不到老翁計窮力竭了做娘

水石緣

卷之四

廿一

舅壘不倒外甥統貌貅如何治得健兒養娘曰少的是名門宦族老翁不知是何王意一心只愛許他古人云不是冤家不聚頭他越不肯老翁越要咬住他拿着珠子當豆兒賣何苦討他看輕山公深念其女年已及笄看再因循恐有愆期之嘆待到深秋復馳書回家牙促石生入陝生母得書驚惶莫措忙令書帶延松雲二子到家云吾兒幼依膝下原不識東西南北老身一時沒見識今他隻身走數千里出門已經半載陝內招書人

到竟無踪跡倘有甚不測何處安頓孝身二子見書亦
各驚駭雲即慰其母曰蓮峰湖海襟期到處有逢迎既
未到秦必有他遇老伯母不必心慌生母曰他身無下
落老身如何放心得下二先生與吾兒素稱莫逆怎生
尋訪個消息纔好松曰暫請寬心待我二人出去商量
再來稟告二子既去生母入室泣云甚玄要緊都是這
頭冤孽親事朝也來纏暮也來纏若沒有那封書來好
端、坐在家裡怎玄憑空教他出門言畢復泣厨下老
婦曰太太不要着忙明日早上到那個廟求、籤問、
菩薩看生母一夜熬煎次早到廟求神沔籤上上回家
云雖是好籤那裡真、菩薩是跟着他走的至午書帶
云這街東頭有個起課的瞎子個、說他靈得狠太太
請他來起個課兒生母即令請到家中設了香案先自
禱告了卜者搖動課筒朗、念畢祝詞手擲金錢跌成
爻象乃曰是個遊魂課坐下問云動問何用生母告以
所求之事卜者曰課內忌神發動書云忌象文重難會

面這人中途被人羈牽進不進退不退難得動身况用
爻為世爻所剋書中又云用爻剋世許人歸世剋用爻
人未至他正逗迤異地未有歸心生母口出門統及平
年也就不望他回來只要他有了落處就好卜者曰課
中現有個人留着他怎亥沒有落處但書中又說道遊
魂宜出外歸魂利返鄉卜得遊魂課又化出一重遊魂
來書內又云遊魂入化遊魂出遠還當再遠這人雖被阻
滯日下又該前進了生母曰我欲派人尋訪可能遇見

水石緣

卷之四

十一

亥卜者曰書裡道得好訪友尋人忌六冲遊魂他必往
途中雖然去路愁相左許你天涯終得逢若是出門尋
訪得遇疑短生母曰再求一課看他逗迤的所在吉凶

元重搜內象再索外交課成坐下喜曰是個三

卦婚姻爻動令即曾定親沒有生母曰還求卜者曰

這等說老太太請放心課內才鬼全陰陽命書上說陰

陽得位定逢夫唱婦隨才鬼俱全必至齊眉舉案不但

無無又還多吉你愁他沒落處他到穩的坐在個安

樂窩裡放心放心生母曰望他幾時纔有信來卜者曰
課中父母帶青龍為喜不久就有喜慶之音到了生母
心內少安打發卜者出門書帶即到梅柳家二女曰大
相公可有書來書帶云我正來報信昨日舅老爺那裡
來了一封書說大相公竟沒有到二女大驚失色柳曰
這個人怎玄樣了書帶云昨日太太慌得緊掉了一日
眼淚請松相公雲相公商議要他們去找尋梅曰他們
不肯肯書帶云他們說還要商量看柳曰我想起來他

水石錄

卷之五

十四

對我們說不願與山家結親借這入陝名色要做個四
海求凰這人不曾到陝自出有心必定遨遊在別處書
帶云清早太太到廟裡求了籤又叫瞎子到家裡起課
求籤起課都怎玄說書帶云都是一樣的話說是
路上被人家阻住了要大相公做親柳曰我就猜他
在路上倒只怕都是准的梅曰你也真、是默的求神
問卜當得正經書見阿姥搬飯進房問云怎玄這時
節纔吃飯阿姥曰纔等著雲相公家拿了茶來書帶云

我家也就問他打米去了。二女掩面墮淚要甚飯吃。書帶欲回梅云看太太有甚。玄打笑來對我們說。教書帶應諾而去。頭一日松雲別生母出門。松即拉雲到家。曰我想此人必定尋那付他綉嶺圖和尚去了。雲曰你怎玄曉得。松曰前日那和尚畝下的帑條上有未入嶠函。先遊濯錦這兩句話。此人必往濯錦去了。雲曰濯錦在何處。松曰這必定是那和尚的所在了。雲曰這倒也虧你猜。松曰我細玩未入先遊四字。那濯錦去嶠函必

水石錄

卷之四

廿五

不甚遠。蓮峰不久還當入關。雲曰這倒詳得有理。方纔石君老母說要我們尋個下落。如何笑計。松曰想來你是去不得的。我便向秦中走一回罷了。雲曰同是相知。怎玄獨累及你。松曰既是相知。分其爾我。商量已定。次日午後同過生家。見生母告以出門之事。生母喜曰。得蒙允諾。老身感戴不淺。二子復語。朗碑贈圖畝帖一節。生母且喜且異。曰動問起身的日子。檢在幾時。松曰去師就。走檢什玄日子。遂作別出門。雲曰這件事還有兩

個開切人怎不教他知道松曰正欲到他家去遂同至
梅柳家見柳絲靠着窓櫺做鞋柳見二人將鞋放下云
兩位貴人怎玄又肯來走走真是空谷足音二子同入
房小梅等垂着半邊帳子睡在床上忽然驚起雲曰驚
醒你羅浮夢了松曰大白日睡覺朽木不可雕也梅曰
苗着一口氣兒做人還彫甚玄出來二君自石三郎去
後為何足跡杳然雲曰你二人既離翠館則不比識面
之初如今身有所歸又不比石君在家時了二女甚感

水石緣

卷之四

廿六

梅呼阿姥煮茶柳問曰今日因何光降松曰昨早蓮峰
有信到家說不過秋盡就可回家阿姥聽見忙來問云
松相公這是真的玄柳曰你聽他見鬼阿姥曰不是真
的他們早已知道了不知此人不到那裡存身松曰再
有個姓梅姓柳的怕不藏住了梅曰我們也不曾藏了
他柳曰若是我們藏了你們怕不會一如今他藏在別
處就沒有個人肯去尋了松曰若此
我就要出

門告過石君女親特來與你二人作則梅喜曰交情如此真不愧雷陳柳笑曰這等說是我唐笑你了且暫時記過待你訪友同歸准備濁醪十斛讓你洗個澡兒松大笑曰扶哉雲謂二女曰鱗鴻甚便快些作書極曰人不知在那裡帶甚玄書柳曰你的書怎玄寫雲曰我也沒有書前日蓮峰出門忘了將你贈他今日幸逢驛使只將你寄去够了二女含笑阿嫂出茶松曰手段走了這茶烟火氣的柳曰這是松相公的緣故雲曰怎玄柳

水石緣

卷之四

廿七

曰我見他沒炭把松柴炊滾的阿嫂曰雲相公前日拿來的米竟是生糝的嚼着滿口都是糝粃雲曰前一次的原不大熟這昨日送來的呢阿嫂曰這還罷了松曰越是有錢財主越不肯吃好米生成的賤肚皮沒福氣只好膿糠雲笑曰由你罵我也不是財主少頃二子別去次日松滿帶了綉帳圍出門臨行囑雲影曰寒家並無所託蓮峰老母君事之宜盡心梅柳二女君恤之宜勿忘臨別之言惟此而已雲影敬諾

水石緣卷之四

第十九段

深閨臨別訂鴛盟

孤棹逢秋辭錦水

盈、自聆石生樂曲併見朗碑詩句明示以已所適歸
暗自欣幸追問其父母欲謀東歸默、含愁後與生晤
對時則顰眉無語生與之言或勉強應答遂令采蘋扁
戶不復出見石生心忙意亂不知所出復令采綠來呼
采蘋采蘋私到齋生曰姊、不情閉閣謝客子心亦
水石緣

卷之四

十一

忍也采蘋曰裹腸推積鬱不能吐石生詰問采蘋將清
氏之語為生言之石生爽然若失復求采蘋來勸盈、
出園盈、不應迨至一葉驚秋早是新涼換暑散人見
案上水經漸次告成謂生曰由西北入東南雖隆冬日
近溫和由東南入西北雖炎夏日就寒冷秦中乃江表
之也先生又柔脆之軀若再稽遲恐去路寒風襲袂那
和尚如孤雲野鶴遊無定向止無常所回寺之期正難
預必依僕愚見先生不若且到秦中待歸旋之日再來

訪彼若象不棄僕當懸榻以待尊意如何生慨然曰水翁指教不日即當東裝俟探親回日終當可造仙居以圖良晤采蘋聞之告盈曰聞石生不久就要起身他此云如弩箭離弦必不再返姊若將天賜奇緣輕撒手倘日後適非其人終身之悔何及姊何忘連下落花之嘆還是飛綴綉簾的好還是拋墮塵土的好盈不荅石生臨行之先一日招采蘋至曰別在且夕欲求一見姊望你做個周方采蘋曰我已曾苦口勸他

水石緣

卷之四

廿九

只是不應柰何生曰事急矣若令奮漫然別去日後萍梗東西欲再求如今日與子殷勤握手勢必不能不但于姊情緣難斷即賢卿一片芳心我亦怎能拋捨務祈為我謀之采蘋曰我親姊含愁不語知其不能忘情你作一簡帖之我代你持去生甚喜隨展一箋蘸筆半晌不能落帑頤采蘋曰倉遽中筆枯意澀竟無隻字將如之何采蘋曰只須懇切為上何必脩詞生拈唐句一縑書付采蘋曰詞實不能達意全仗你從旁力勸立俟

回音萬勿有悞采蘋應諧持送盈、盈、盈、長看詩云

依遲動車馬惆悵出松蘿忍別青山去其如綠水何
看畢黯然淚落采蘋復勸曰從來男女情鍾又母亦不
能強姊、酒早自為計若一念游移自悞不小石生求
見甚殷姊、切勿絕之已甚盈、啣之抵暮令采蘋括
生入房采蘋甚喜時寺僧拈花聞生欲去是日午後
下齋筵請散人與生入寺話別至暮方回散人復備酒
祖餞亦拾拈花來陪生曰隆情飲頷已多何敢復當盛
水石錄

卷之四

三

幣散人曰先生此來如風送滕王老朽愧非伯嶼明
文軒載道特設杯酒勸君滿飲休辭以求今夕石生稱
謝向拈花曰本欲待尊師返錫而去奈時叙已逢搖落
不能再留但不如花源屈曲從何得達荆襄拈花曰此
去不過數日即入通衢貧衲有一小小山川圖記指也
甚明先生帶去必浚重來可無失路之虞遂取付生、
喜曰浮蒙指示庶幾不致迷津散人舉杯相勸生以日
間不得采蘋回信暗自焦急屢欲離席散人坐勸不起

采蘋入厨下催曰不過是這幾樣菜一總搬、出外罷
了一碗一碗不知要獻到幾時清氏聽見曰怎灰倒要
你着忙采蘋曰夜深了好早此讓和尚回去既而酒散
拈花回寺散人復呼采綠送茶至書房與生坐談采蘋
悄至竹邊窺探暗自懊惱曰我不曉得就有這許多話
詩云子曰的說了這幾個月難道還說不完回到房中
盈、挑燈靜坐見采蘋入房乃曰我身子倦了收拾我
睡罷采蘋曰姊、你又来了我已約下石生若不叫他

水石緣

卷之四

卅一

進來又道是我戲弄他盈、曰夜已將分再等到幾時
便是他来也無言可說徒添滯一番愁嘆采蘋曰要愁
也只在姊、要喜也只在姊、言畢轉到清氏房內曰
石相公明日要起早好去請老相公進来了清氏呼采
綠提燈去接采綠和衣倒在床上睡得爛熟采蘋推搖
半日纔得惺忪提燈入園散人遂別生進內采蘋復俟
其就寢始到齋中生忙問曰你来了姊、可容一見
采蘋曰允了遂同入進內采蘋低語曰我在外面你自

家進去生入房見盈、隱几而卧悄悄拍香有聲呼姊；
盈、驚覺生曰不才梗跡萍踪不能久圖歡聚這此須
史對面顧姊、暫寬懷抱一叙離情盈、起立延生就
坐曰君來如春夢去似秋雲此番別去吳峰湘水各圖
夢繞情隨耳生曰不才積素前已具陳雖暫時分袂明
春買棹重來見朗疇和尚便當央媒議聘永圖合璧祈
姊、勿作此言盈、回身背燈含嘆生曰前疑姊、幾
番晤對歡寡愁殷追問采蘋姊始知其故但好事多磨

水石緣

卷之四

卅二

從來如此那和尚贈我的詩歷、驗如符讖江上之舟
非無因而悞溪頭之句似有約而來一任地老天昏不
才斷不肯將入掌明珠輕、棄擲盈、俯首無言石生
近前執其手曰尔我良緣皆由夙世蠟丸詩句已明指
出先盟合浦玉人今晚正欲與姊、共踐神僧詩意尊
慈言雖如此但求姊、千金一諾寧慮無成盈、良久
曰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無一干以妾自慚對菲恐君心
不固終以鄙陋見遺則眼下空言皆成画餅生曰苟有

遊心難逃天譴月為我媒星為我始連花砌草皆吾註
也乃剪燈誓曰若相忘有如此火盈、撫然曰感君不
棄妾亦不忍輕付東流願守區區以待君生大喜曰得
蒙見許不才無愧以生當求矢啣結之報采蘋聽畢欣
然入室曰既已璧合珠聯便可愁消恨釋急轉身持酒
酌云石相公和姊姊先串飲一杯兒預兆他年合盃盈
盈含赧生曰得如子言喜花兒揮你個滿頭紅喜酒兒
吃你個千日醉只是一件我那匣裡奇珍也該賜還了

水石緣

卷之四

世三

采蘋曰詩不必言只那兩幅小畫所寶在那一幅生曰
雁圖乃二美之貽綉嶺圖不過老衲所贈采蘋曰這等
說石相公是個假回、不識寶的姊、單單下綉嶺圖
別的都還了他盈、含笑生詰問盈、曰嶺圖乃山僧
丐妾所寫向欲以丹青請政誰知拙筆先在竹筒遂取
出付生生展看喜曰靛畫家無以妙筆今宵展玩越覺
山鳥欲啼林葉如動采蘋笑曰大江中使帆好轉風得
快盈、曰雖蒙虛譽安能及雁圖之美生曰二女安敢

與吾姊較盈、曰前觀山僧詩句當與二女有同居之
日生曰快心之事不可多求若還得隴望蜀御前鴛酒
姊姊能為我辭乎盈、含笑生遂取出蠟凡詩句曰綉
嶺圖予當珍藏必詩及雁圖即付姊姊由下盈、甚喜
二人啣、噉、情不忍釋倏尔雞鳴倏尔月落又倏尔
山寺晨鐘響、响動生見燈光已淡窻紙漸明不敢再
停盈、黯然携手送出中庭曰客途蕭瑟萬宜珍重生
祥而別采蘋啟戶送出湖山之外生持之曰意欲與卿
水石緣

卷之四

卅四

畧叙幽情奈離愁惻、魂先斷矣采蘋曰且喜先生已
訂絲羅異日百年相守妾薦枕有日矣天既明生入寺
別拈花拈花相送山下歸別散人乃就道

水石緣卷之四

第二十段

山總戎絕親馳偽扎

水散人拷婢得真情

石生自離綉嶺散人命居人送出花源既達棄陽即辭
舟策馬由商山過藍橋踰秦嶺經碧天洞下七盤坡入
藍関訪種玉處一路崇山峻嶺踰越決旬始抵幕府山
公接見大喜曰去冬書來托你為何以際終到生曰春
日離家因中途迷路悞入荆南逗遛數月到此不覺秋

水石緣

卷之四

卅五

深了公問迷路之由生述朗囑贈圖併江帆悞張之事
公大竒之遂索嶺圖觀看因問以嶺坐落何所生曰這
嶺在洞連之旁與九嶷相去不遠一路山迴水合雖居
人村境儼絕塵寰公曰子今從何得出生復出拈花所
贈輿圖曰既得此圖復有居民相送故得不迷公取圖
看畢曰我為望你不至近日剛又遣使回家惜乎虛此
一行生駭曰使至怎免若母一罵遂作書寧母言迷掉
入楚岫住綉嶺之故且致書松雲密扎梅柳將得遇盈

盈二人訂的一節附知二女即日馳使回兩山公親對石生言及姻事生如聾似啞全然不荅翠微聞之謂養娘曰此奴崛強猶背有柳將谷應善治軍為山公心誓公以谷應為媒屢請于生生曰婚姻之事如齋中羅列古董宜位置天然又如匠工穿架棟樑須筭縫開合若由勉強終愧好逑谷應曰小姐玉葉金枝先生才華國寶正宜共賦河洲遂鼓瑟琴之樂何媿好逑石生被纏無奈語之曰予已結有絲羅煩為轉達免污家母舅費

水石緣

卷之四

六

心谷應如其言以報公公不肯信親問生曰表姊議姻已非一日我來時又曾與汝母面訂汝言另結絲羅却是羅氏之女生以實情相告曰來時客居綉嶺已與居停水氏約為婚矣公笑曰不足信也汝不過一時借口萍水相逢何處有定婚之理生曰實係真情並非借口翌日公又令谷應細探生果與水姓聯姻固語生曰汝所言綉嶺之約不過邂逅一言何足為憑汝若聽從吾語水家姻事吾當遣使到彼為爾謝絕生訝曰姻親

何事一言既定則缺不可寒甥寧敢自食其言
令人飲恨公不應乃假作生書言到署之後即與表姊
山氏成親深負前約復私啟其匣將拈花所贈與圖照
式寫成一帋遊榦役馳驛私入綉嶺絕親且密囑必得
回書以報時將重九使者來至賽桃源散人得書喜曰
旬之別便而使來候客情何藹采蘋聞生書至報與
盈、二人甚悅采蘋曰我道這幾日喜雀好不叫得熱
鬧果有應驗采綠曰早上一隻山鴉站在房簷上叫不
水石緣

卷之四

世七

知那個悔氣要討打理采蘋啐之曰打只打你還打得
那一個身上散人發書看畢大驚入室對清氏曰做娘
的好懵懂清氏曰平白地又甚么事懵懂了散人曰小
女已吃過茶了你可知道清氏曰這話從那裡來散人
曰從石生書上來清氏暗自吃驚因曰我沒有懵懂這
事你不要來怨我我不曾到寺裡去訪他我不曾朝、暮
、對着家裡說石生人貌又怎的才學又怎的我又不
要脩什么家譜屋譜請他到家裡來住這茶不是他尋

着要吃也不是我與他吃是你自己送與他吃的不要
說我懵懂散人氣得默、無言呼采蘋究問采蘋曰想
是石相公知道姊、寫書來求親的散人痛撻之曰書
上明、寫着妾前有的誰曾和他有約來他二人密字
低蔽怎瞞得過你、還要抵賴復揪髮怒撻來蘋被撻
知不能隱將二人之事和盤托出散人盛怒填胸清氏
曰我當初怎生說來這書房緊對着女兒房門是不便的
你說有山子遮着不妨如今信我的話這散人曰你也

水石錄

卷之四

廿

不要盡卸在我身上你難道不該開心一點采蘋掩面
進房盈、驚問石生書內何言使尔至此采蘋曰姊、
勿言石即使我心胆墮地因泣訴其情盈、自失良久
暗思石生非痴非呆書中何得明提前約心甚驚疑清
氏進房曰女兒家身如美玉一遭玷污人皆輕賤這都
是引他來的不是做下這場冤孽盈、痛哭采蘋曰院
君不要疑心姊姊和石生委是水清玉潔不過遇月明
時到園中相對尋章摘句並不曾做下什麼冤孽來遂

檢出盈、初會石生次日遣送之詩併生和韵付清氏
曰老相公若見這詩規圍可盡釋了清氏曰我曉得你
這蠢婢必知詳細便問你是怎生訂約的采蘋復將盈
、所藏朗磚詩句取出付清氏遂將石生來去根由細
陳一遍且曰妙、與石生之約是天訂的是那和尚訂
的不是他二人自己訂的清氏聞言十分驚異至晚謂
散人曰看着你氣噴、倒好笑既然到這地位氣做怎
的還喜得不曾做下什么勾當散人曰言之醜也他怎
水石緣

卷之四

九

玄叫你知道清氏出詩云這是他們的照証你請看散
人見生酬韻怒少解及見蠟丸詩句問曰這是甚么話
清氏曰我逆到這裡幾十年並沒有聽見說有個外人
到這賽桃源地面先也疑他這路錯得奇怪原來是那
朗磚和尚先與了他這個符籙你不記得當初生這孽
障你千愁萬恨那和尚朝着你說他日後有天生配偶
今日又是他引這人到來只怕該是他二人緣分也未
可知散人曰這都是些鬼話那裡入耳清氏曰你一向

最信那和尚的散人曰你怎便知道是和尙與他的清氏曰你想是氣昏了不要盤我看：這寫的字是也不是就明白了散人半晌無言清氏曰兒女婚姻原有個前定若論那後生也配得過女兒如今不若還寫封書許了他早完女兒大事散人曰我說你懵懂真真懵懂到一百分之你知他書中何意清氏曰書是你看折了書打：罵：抄了一日又不曾念與我聽怎玄倒來問我他除了求婚再有何說散人曰你說得好體面他母

水石錄

卷之四

四

舅坐鎮峭函肘懸金印放着貴婿不做來做你家的令坦清氏良久曰我明白了取他書來遂將詩與來書携進盈：房內曰這人小小年紀中懷叵測你不過錯路到這裡我家怎生禮貌不將好報幹出這樣事來倒還要來奚落人將書擲向盈：曰他既做了山家女婿誰還拿轎子來抬你寫這東西來分什底清白采蘋猛然一驚須臾母去采蘋將書展開盈：見書神色不變乃曰正慮他一身吊影不知幾時得到得此可稍寬懷抱

采蘋曰姊：這事真假若何盈：曰口血未乾石卽寧
薄倖至此這必是他語言漏洩山家歆為臍爛不知詳
細偽致以書來行離間且冀回音以絕石生入楚之念
耳采蘋曰姊：當速你書以堅其志盈：曰山使來彼
必不知雖有書必不達采蘋曰紅粉在前錦衾既設
萬一柔腸中變如之柰何盈：曰金石之盟決不因以
而渝采蘋曰我還想起一件若果是石生差來難道不
該有書寄與和尚又看書云你看這字也不是他的親
筆盈：曰也不在此彼果與山氏成婚只一往不返誰
能捉之使來縱然謝絕于我書中但言已贅山家四字
足矣寧肯將燈前密約顧形楮此謂侮我則非深怨謂
自侮則非下愚乃擲書曰此但可以愚黃曰少有知覺
斷不被欺采蘋曰待我鹿了池拈誓欲消庭：止住曰
姑存之以俟將來采經說聽見山鴉叫可可果打我的
身上采蘋碎之曰你不要嘲笑人次日散人謝使昔使
者懇切欲求回來乃人曰已領來論但為我致謝足矣

使者歸報山公、以不得回昔無以絕生之念連日尋
思無計會報木客反事遂寢

水石錄

卷之四

四

水石錄

